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

列寧著

關於民族問題的 批評意見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四年。莫斯科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列寧著

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¹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四年 莫斯科

出 版 局 聲 明

本版列寧著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一書，
係按蘇共中央附設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
林學院所編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卷原
文譯出。

張企翻譯

唯真總校

內 容

(一) 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對於語言問題的態度	6
(二) 「民族文化」……………	10
(三) 民族主義的唬人字眼——「同化」……………	15
(四) 「民族文化自治」……………	24
(五) 民族平等和少數民族底權利……………	33
(六) 中央集權制與自治……………	39
簡要註釋……………	49

民族問題目前在俄國社會生活諸問題中已昇到了一個顯著的地位，這是很明顯的。反動派的民族主義之猖狂，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之轉向民族主義（特別是轉向大俄羅斯的、而後則是波蘭的、猶太的、烏克蘭的及其他的民族主義），最後，民族主義的動搖思想在各個不同「民族的」（即非大俄羅斯的）社會民主黨人中間之加強，以至於破壞黨綱，——所有這種情況無條件地責成我們要比以前更多地注意民族問題。

本文有一個專門目的：就是要一般地來研究馬克思主義者和冒牌馬克思主義者在民族問題方面的這些帶有綱領性質的動搖思想。在北方真理報²第二十九期上（一九一三年九月五日）「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對於語言問題的態度」），我談到過自由主義者在民族問題方面的機會主義立場；機會主義的猶太報紙時報³在李勃曼先生的一篇文章中，以自己的批評對我這篇文章作過攻擊。另一方面，烏克蘭機會主義者尤爾克維奇先生出來批評了俄國

* 參看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九卷，第三一七至三二〇頁。——編者註。

馬克思主義者的民族問題綱領（鐘聲雜誌⁴一九一三年，第七八兩期）。這兩個作者觸及的問題是這樣多，所以要回答他們，就不得不牽連到這個題目的各個方面。因而，我覺得最方便的辦法就是從重印北方真理報的文章開始。

（一）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對於 語言問題的態度

一些報紙曾屢次談論到高加索總督那個不是以黑幫的極端反動為特徵，而是以胆怯的『自由主義』為特徵的報告書。順便說說，這位總督反對人為的俄羅斯化，即把各非俄羅斯小民族俄羅斯化。高加索的非俄羅斯小民族的某些人們自己就在極力教兒童學會講俄語，例如，在本來是不一定要教俄語的阿爾明尼亞的教會學校裏的情形就是這樣。

俄國幾種最流行的自由主義報紙中的俄國言論報⁵（第一九八期）在指出這一點時，作出公正的結論說，在俄國敵視俄語的態度，『完全是』由於『人為的』（應該說：強迫的）灌輸俄語而『產生的』。

『用不着替俄語的命運擔憂。它自己會爭取到全俄國公認的』——報紙上寫道。這是很公正的，因為經濟流通的需要總是要迫使住在一個國家裏的一些民族（當他們還願意住在一起的時候）去學多數人用的一種語言。俄國的制度愈民主，資本主義就會愈強有力、愈迅速和愈廣泛地

發展起來，經濟流通的需要就會愈加迫切地推動各民族去學一種最便於共同貿易往來的語言。

然而這個自由主義報紙却又急忙地打起自己的嘴巴來，證明自己自由主義的不澈底性。

「恐怕，——報紙上寫道——甚至無論哪一個反對俄羅斯化的人都不會反駁，在像俄國這樣巨大的一個國家裏，應該有一種全國性的語言，而只有俄語能成爲這樣的語言……」。

好一個邏輯！小小的瑞士，由於沒有一種全國性的語言，而有整整三種語言：德語、法語、意大利語，並沒有吃虧，反而佔了便宜。在瑞士百分之七十的居民是德意志人（在俄國百分之四十三爲大俄羅斯人），百分之二十二是法蘭西人（在俄國百分之十七爲烏克蘭人），百分之七是意大利人（在俄國百分之六爲波蘭人和百分之四點五爲別洛露西亞人）。如果說瑞士境內的意大利人常常在聯邦議會內說法語，那末他們這樣做並不是由於什麼野蠻的警察法律（瑞士沒有這樣的法律）的棍棒所驅使，而只是由於這個民主國家的文明公民自己寧願說大多數人都聽得懂的語言。法語並不引起意大利人的仇視，因爲這是自由、文明民族的語言，不是以可惡的警察手段強迫使用的語言。

爲什麼「巨大」的俄國，民族極其繁雜，並且非常落後，却要保持一種語言的某些特權而阻礙自己的發展呢？自由主義者先生們，豈不是應該與此相反嗎？如果俄國想

趕上歐洲，它不是應當儘量迅速、儘量完全、儘量堅決地結束所有一切特權嗎？

如果取消一切特權，如果不再強迫使用一種語言，那末所有的斯拉夫人就會容易而迅速地學會互相了解，並且不會爲聯邦議會裏要用各種語言發言的這樣『可怕的』念頭所嚇倒。而經濟流通的需要本身自然會決定出本國那種使用起來對於多數人貿易往來有好處的語言的。既然各民族的居民自願來採取這種決定，這種決定也就會更加鞏固，民主制實行得愈徹底，資本主義因而發展得愈迅速，這種決定也就會採取得愈迅速而廣泛。

自由主義者對待語言問題，也如對待一切政治問題一樣，活像虛偽的小商人，即一隻手（公開地）伸向民主，另一隻手（在背後）却伸向農奴主和警察。我們反對特權——自由主義者叫喊着，而他背地裏却向農奴主時而祈求賜給他這個特權，時而祈求賜給他那個特權。

任何自由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都是如此，——不僅大俄羅斯的（不過它比其他的更壞些就是了，因爲它帶強迫性，並且它和普里什克維奇先生們有親戚關係）是如此，而且波蘭的、猶太的、烏克蘭的、格魯吉亞的以及任何其他民族主義也是如此。無論奧國或俄國的一切民族底資產階級，都是藉『民族文化』的口號，在實際上分裂工人，削弱民主，與農奴主進行出賣人民權利和人民自由的買賣勾當。

工人民主派的口號不是「民族文化」，而是民主主義和全世界工人運動底國際文化。讓資產階級拿任何「肯定性的」民族綱領來欺騙人民吧。覺悟的工人會回答它說：對民族問題只有一個解決方法（如果說在資本主義世界裏，在榨取利潤、紛爭和剝削的世界裏，這個問題一般有可能解決的話），這個解決方法就是實行徹底的民主制。

證據是：西歐的古老的文化國家——瑞士以及東歐的新興的文化國家——芬蘭。

工人民主派的民族綱領是：絕不容許任何一個民族，不容許任何一種語言享有任何的特權；用完全自由的、民主的方法解決各民族在政治上自決的問題，即各民族底國家分立的問題；頒佈全國的法律，依靠這種法律，使無論在哪方面實行一個民族的特權、破壞民族平等或少數民族權利的任何措施（地方自治局的、市政府的、村社的等等），都被宣佈為非法和無效，並且國家的任何一個公民都有權要求廢除這種與憲法相抵觸的措施，有權要求對敢於實施這種措施的人給予刑事處分。

各資產階級政黨彼此因語言等等問題而發生民族紛爭，工人民主派則反對這種紛爭而提出如下的要求：一切民族的工人絕對統一，他們在一切工人組織即職工會組織、合作社組織、消費組織、教育組織及所有其他組織中完全溶合為一，反對任何一種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只有這

樣的統一和溶合，才能捍衛民主，才能捍衛工人利益而反對已經具有並且日益更加具有國際性質的資本，才能捍衛人類向着不容有任何特權和任何剝削制存在的新生活方式發展的利益。

(二)「民族文化」

如讀者所看見的，北方真理報上的那篇論文只是在一個例子上，即在關於全國性的語言的問題上說明了自由資產階級底不徹底性和機會主義思想，這個自由資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是一隻手伸向農奴主和警察的。誰都明白，除了關於全國性的語言的問題以外，自由資產階級還在一系列其他同類問題上表現得一樣背信、虛偽和愚蠢（甚至從自由主義的利益看來也是如此）。

從這裏得出什麼結論呢？結論就是任何自由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工人中起極大的腐化作用，使爭取自由的事業和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事業遭受極大的損失。其所以更加危險，尤其因為資產階級的（以及資產階級—農奴主的）趨向是以「民族文化」的口號掩飾着的。假借着民族文化——大俄羅斯、波蘭、猶太、烏克蘭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名義，黑幫和教權派以及一切民族的資產者，都在那裏幹着反動和骯髒的勾當。

如果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從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現代的民族生活，如果把各個口號與階級利益和階級政

策對照起來看，而不是與空洞的「一般原則」、漂亮話和廢話對照起來看，那末現代的民族生活的事實就是如此。

民族文化的口號是資產階級的（而且常常是黑幫—教權派的）欺騙手段。我們的口號是民主主義運動和全世界工人運動底國際文化。

在這裏，崩得分子李勃曼先生就開起火來了，並以如下駭人聽聞的冗長談話向我攻擊起來：

「任何一個哪怕稍微了解民族問題的人，都知道國際(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ая)文化並不是非民族(иннациональная)的文化*（沒有民族形式的文化）；非民族的文化，它應當既不是俄羅斯的、又不是猶太的、也不是波蘭的，而只是純粹的文化，這是一種荒謬言論；國際思想只有在它適合於工人所說的語言，並適合於工人生活的具體民族條件時，才能成為工人階級可接近的思想；工人不應該對自己的民族文化狀況和發展漠不關心，因為通過它，而且只有通過它，工人才有可能參加「民主主義運動和全世界工人運動底國際文化」。這是大家早就知道的，然而關於這一切弗·依·却不想知道…」。

請仔細攷慮一下這個標準的崩得派的議論吧，而這種議論原是要攻破我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的論點的哩。崩

* Интер——在…之間；ин——非；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ый——各民族間的，國際的；иннациональный——非民族的，非國民的，無民族的，無國民的。

得分子先生裝出非常自信的樣子，好像是一個「了解民族問題」的人，把一般的資產階級觀點當作「大家早就知道的」真理來贈給我們。

是的，國際文化不是非民族的，可愛的崩得分子。誰也沒有說過這個。誰也沒有宣佈過既不是波蘭的，又不是猶太的，也不是俄羅斯等等的「純粹的」文化，可見你連篇的廢話只是企圖要轉移讀者的注意力，並用空話來掩蓋事情的本質。

每個民族文化裏面，都有哪怕是不大發展的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文化成份，因為每個民族裏面都有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他們的生活條件必然地要產生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但是在每個民族裏面也都有資產階級的文化（而且在大部分的民族裏還有黑幫的和教權派的文化）——並且不僅是「成份」而已，而是統治的文化。因此，「民族文化」一般乃是地主、神父、資產階級的文化。崩得分子却把這個基本的，對於馬克思主義者是起碼的真理避而不談，而「誇誇談論起」連篇空話，即是在事實上反對揭露和說明階級的底細，使讀者不能看見它。事實上這個崩得分子表現出來的正如資產者一樣，其全部利益要求散佈對超階級的民族文化的信仰。

在提出「民主主義運動和全世界工人運動底國際文化」這個口號時，我們從每個民族文化裏只是取出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成份，取出這些成份只是並且無條件是要

每個民族的資產階級文化、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相對抗。無論哪一個民主主義者，尤其是無論哪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都不否認語言的平等或用祖國語言和「祖國的」資產階級爭辯，對「祖國的」農民和小市民宣傳反教權派或反資產階級思想的必要性——關於這點是用不着說的，崩得分子却以這些無可爭辯的真理來掩蓋爭論的問題，即掩蓋問題真正之所在。

問題是，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說來，是容許直接或間接地提出民族文化的口號呢，還是必須「適合於」一切地方的和民族的特點，用各種語言去宣傳工人的國際主義的口號來反對民族文化的口號。

「民族文化」這個口號底意義，並不取決於某個知識分子說要或想要把它「解釋」成為「通過它來推行國際文化」的語言或善意。這樣石問題，未免是幼稚的主觀主義。民族文化這個口號底意義，取決於某個國家和世界一切國家所有一切階級間的客觀相互關係。資產階級底民族文化是一件事實（而且，我重複說，資產階級到處在和地主及神父們勾結）。猖狂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在鈍化、愚弄、離間工人們，以便使他們任資產階級擺弄，——這就是現代世界底基本事實。

誰願意為無產階級服務，那他就應該把各民族底工人們聯合起來，不屈不撓地和「本族的」及別族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作鬥爭。誰擁護民族文化的口號，誰就只配在民族主義市儈中間立足，而不配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立足。

舉個具體的例子來說說。大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能接受大俄羅斯的民族文化的口號嗎？不能。應該把這樣的人擺在民族主義者中間，而不是列在馬克思主義者裏面。我們的任務是要和大俄羅斯人中佔統治地位的、黑幫的和資產階級的民族文化作鬥爭，完全以國際主義精神並在和別國工人極緊密地聯合條件下，來發展那些在我們民主主義運動史和工人運動史上產生的幼芽。和本國的大俄羅斯的地主及資產者作鬥爭，反對它的『文化』，『適合於』普里什克維奇輩和司徒魯威輩底特點，為國際主義而鬥爭，——這就是你的任務，而不是宣傳民族文化口號，不是容許民族文化口號。

對於最受壓迫和最受欺凌的民族——猶太民族，也是如此。猶太的民族文化——這是猶太僧侶們和資產者底口號，是我們敵人底口號。但是猶太文化裏面和猶太人的全部歷史裏面還有別的成份。在全世界一千零五十萬猶太人中，有一半多一點是住在落後的、半開化的加里細亞和俄國境內，這兩個國家用暴力使猶太人處於幫會的地位。另一半人住在文明世界裏，那裏沒有猶太人的幫會的孤立性。在那裏，猶太文化裏面明顯地表現了偉大的具有世界意義的進步的特徵：它的國際主義，它對時代先進運動的同情（猶太人參加民主運動和無產階級運動的百分數，到處超出於一般居民內猶太人所佔的百分數）。

誰直接或間接地提出猶太『民族文化』的口號，那他

(不管他的意圖是如何好)就是無產階級底敵人，是猶太人中舊東西和幫會東西的擁護者，是猶太僧侶和資產者底幫兇。反之，馬克思主義者的猶太人，既和俄羅斯、立陶宛、烏克蘭以及其他各民族的工人們溶合爲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對於建立工人運動的國際文化有其一分貢獻(或是用俄語，或是用猶太語)，那末這些猶太人——不顧崩得⁶底分裂主義——就是在繼承猶太人底優秀傳統，爲反對『民族文化』口號而鬥爭。

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兩個不能調和的互相敵對的口號，它們是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底兩大階級營壘相適應的，並且表現出民族問題上的兩種政策(甚至：兩種世界觀)。崩得分子既堅持民族文化口號，並且藉此建立一個所謂『民族文化自治』的完整計劃和實踐綱領，那末他們在事實上就是把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思想灌輸到工人中間去。

(三) 民族主義的唬人字眼——『同化』

關於同化* 的問題，即關於喪失民族的特性，過渡到另一民族的問題，可以明顯地表明崩得分子及其同夥們的民族主義動搖思想所產生的後果。

* 按字面了解就是同類化，一律化。

李勃曼先生在正確地傳達和重複崩得分子一般的論據，更確切些說，傳達和重複崩得分子的手法的時候，把本國一切民族的工人統一和溶合在統一的工人組織中的要求（參看上面北方真理報登過的那篇文章的末段）叫做『胡說同化的老調』。

在談到北方真理報上那篇文章的結尾時，李勃曼說道：『於是當有人問你屬於哪個民族的時候，工人就應該回答說：我是社會民主黨人』。

我們的崩得分子認為這說得絕頂尖刻。其實這種旨在反對徹底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口號的俏皮話和關於『同化』的叫囂却完全暴露了他自己的面目。

在資本主義底發展過程中，可以看見民族問題方面的兩個歷史趨向。第一個趨向就是民族生活和民族運動之覺醒，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之發生，民族國家之建立。第二個趨向就是民族間各種聯繫之發展和頻繁，民族界限之破壞，資本、一般經濟生活、政治、科學等等底國際統一之確立。

這兩個趨向就是資本主義的世界法則。第一個趨向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佔優勢，第二個趨向標明資本主義已經成熟，而正在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綱領考慮到這兩個趨向，它首先是堅持各民族和各種語言一律平等而不容許在這方面有任何特權（並且堅持下面要特別講到的民族自決權），其次就是堅持國際主義原則而